

文学大家谈

莞城文化周末工程办公室◎编

莫言◎等著



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
听『文化周末大讲坛』十位名家谈文学人生

文学大家谈

蕪城文化周末工程办公室◎编

莫言◎等著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文学大家谈 / 莫言等著；莞城文化周末工程办公室编. — 南京：译林出版社，2013.5

ISBN 978-7-5447-3746-3

I. ①文… II. ①莞… III. ①作家评论-中国-当代
IV. ①I20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065228号

书 名 文学大家谈
作 者 莫言 等
编 者 莞城文化周末工程办公室
责任编辑 王振华
特约编辑 马丁晓琳 黄翔宇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，邮编：210009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16.5
字 数 136千字
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3746-3
定 价 32.8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| 王蒙

红楼梦中的政治 / 8

| 莫言

文学照进人生 / 34

| 叶兆言

被注定了的文学 / 58

| 余华

文学给了我什么 / 80

| 周国平

追寻教育的灵魂：人文精神与教育 / 108

| 贾平凹

文学文化漫谈 / 134

| 韩少功

生存、生活以及人文重建 / 156

| 苏童

一个人的战争：我的文学与电影 / 180

| 林少华

夜雨书灯——兼谈王小波、史铁生和村上春树 / 212

| 侯文咏

做自己人生的主角 / 244



王蒙

王蒙

1900年五月

人物侧记 | 王蒙

在可园一边听粤曲一边尝荔枝，在岭南美术馆对着一尊雕塑停下了脚步……应邀前来为“文化周末大讲坛”做讲座的作家王蒙，开讲前在东莞度过了难忘的一天。

尽管王蒙给自己对号入座是“写小说的”，但所到之处，人们对他的标签和介绍不出窠臼地仍然是“前文化部长、全国政协常委”。王蒙毕竟与普通作家有所不同，他还有秘书随行。

王蒙的经历不可谓不多“拐点”。“他当了八年共青团干部，他当了二十年右派与摘帽右派，他当了一年生产大队副队长，他当了十年中央委员，他当了三年半部长……”他自己的快板式“数点”，乍听起来，有点像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的歌词的排比句式。

王蒙为东莞市的“华语之巅——文化周末大讲坛”做开坛之讲，结合自身政治经验，讲解“《红楼梦》中的政治”，如同说书。最后，在一个恰到好处的地方戛然而止：探春打了王善宝家的一个嘴巴，那个嘴巴清脆的响声，余音绕梁，响彻了三百年！

然后，王蒙身体往后稍微一靠，享受着听众的掌声。他自称这种演讲是“锻炼肺活量的有氧运动”。

其实在十六年前，王蒙曾经从东莞经过，而且参观过一个电子企业，当时东莞的名声很高，“因为邓小平也来过，给了很高的评价”。这一次再来，看到东莞的城市面貌，王蒙对东莞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事业发展的印象非常深，“东莞是一个好地方，相见恨晚，我在年方七十四的时候，有幸访问东莞，我希望在将来再年长一点还有机会再来。”

红楼梦中的政治

人物简介：

王蒙，河北南皮人，祖籍河北沧州，1934年生于北京，中国当代作家、学者，著有长篇小说《青春万岁》《活动变人形》等近百部小说，曾任文化部部长，中国作协副主席，《人民文学》主编等职。王蒙一直潜心研究《红楼梦》，漓江出版社曾出过一套王蒙评点本的《红楼梦》。

《红楼梦》是一本谈政治的书

有人说，《红楼梦》讲的是古代时候的事儿，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有借鉴的价值吗？我认为这是个认识上的问题。《红楼梦》讲的是中国的封建社会，而且是封建社会进入晚期，腐化越来越深、矛盾越来越尖锐的一个时期。虽然《红楼梦》表述的时代背景和我们现在的情况没有可比性，但具体在一些人际关系和权力的应用上，我觉得是有一些相通的规律的，这些规律并不局限于怎样的社会形态。

《红楼梦》中的政治，实际上讲的是贾府的政治。自古以来，文人就习惯把《红楼梦》当做政治小说来解读：比如说像索隐派的代表人物蔡元培，他认为《红楼梦》里包含了大量的反清复明的隐喻；比如说现代作家刘心武，他把《红楼梦》和晚清时期的朝廷的一些政治事件相联系。对于他们的观点，我不做过多评价，因为我缺少这方面的钻研和思考，我只是以《红楼梦》的文本为依托，就《红楼梦》里所描写的贾府的那些事情谈谈我的看法。

《红楼梦》里有一副对联，叫做“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”有的人很讨厌这两句话，认为这是“世俗”的象征。我觉得讨厌这两句话的人，可能是思维模式有点问题。“世事洞明”、“人情练达”其实是指一种真诚、纯洁的心境，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。如果说一个人“世事洞明”、“人情练达”了，就断定他是一个虚伪的坏人，这是偏颇的，这是一种反制主义的偏见。

有时候会我思考一个问题，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政治家、革命家，他总是用政治的眼光看待事物，为什么他对《红楼梦》会如此深爱呢？一般我们论及古典名著中的政治，都会想到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，或者像《东周列国志》《东西汉演义》《说岳全传》等等，这些书里面所包含的权力争斗、朝代兴旺，都是谈及政治时经常被引用的例证。为什么毛泽东更喜欢以《红楼梦》中的故事论及政治呢？

我个人觉得原因之一是《红楼梦》写得比较细致、比较特别，里面的情节不是什么“人云亦云”的东西。用现代的语言来说，就是《红楼梦》给我们提供了更多新鲜的元素；另一个原因是毛泽东的鉴赏能力，不管是诗歌，绘画，还是文学作品，毛泽东都有他的一套评

价标准。在他的价值体系中，他谈起《红楼梦》会有种热情。

毛泽东把《红楼梦》定义为一本谈政治的书：他把《红楼梦》说成是四大家族的兴衰史；他说《红楼梦》是阶级斗争；他说《红楼梦》没有多少对人民的关爱等等。毛泽东对《红楼梦》的论述还出现在他的著作中。在著名的《论十大关系》里，他曾经说道：“中国不可以太骄傲，因为中国无非是人口多一点，历史长一点，地方也大一点，另外还有半部《红楼梦》，这是作为中国的骄傲。”这篇文章正式收录的时候，毛泽东才把半部《红楼梦》改成一部《红楼梦》，说半部好像有点不好意思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半部书就能成为一国之本，那这半部就显得更伟大了，半部《红楼梦》足以让人评说千秋，那一部就更了不得了。

研究《红楼梦》的著述很多，但讲来讲去，它有一个根本的政治主题，就是探讨兴亡盛衰的规律。中国的读书人之所以对它感兴趣，是由中国的历史造成的。在中国的历史中，所有朝代都经过由盛而衰、由兴而亡的过程，而且都非常的戏剧化。比如说秦朝，当年秦始皇何等的威风，千古一帝，成就了何等的功业，但是秦二世却那么没用，秦朝传到第二代就完蛋了。

兴亡盛衰的规律是有迹可循的，有时这种规律会反映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，有时则会集中在一条简单的线索上。在《红楼梦》里，说来好笑，这条线索是一个带着几分神秘的美人儿：通过一个身上集中了许多问题、悬案的秦可卿来讲贾府的盛衰兴亡，把兴亡盛衰、人生沉浮这些东西都上升到了宿命论的高度，《红楼梦》是以一种哲学的口吻在谈论这些话题。

《红楼梦》描写秦可卿在临死前托梦给王熙凤，说：“如今

我们家赫赫扬扬，已将百载，一日倘或乐极悲生，若应了那句‘树倒猢猻散’的俗语……”然后说，“否极泰来，荣辱自古周而复始。”秦可卿讲的话已经讲了兴衰荣辱非人力所能保全，而是所谓“水满则溢，月盈则亏。”秦可卿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：任何一个家族、一个朝代、一个人，它一旦发展得太强大、太完美了，就要出事。这种观点早在《易经》里已经有所表现，在老子的《道德经》里边也曾反复地讲道：“满则溢”、“盈则亏”。《红楼梦》里自始至终萦绕着这样一种调子。

贾府衰败的原因

如果具体分析贾府衰败原因的话，大致上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说：第一是它的政治危机，第二是它的文化危机，第三是它的财政危机，第四是它的管理人才危机。

政治危机该作何理解呢？每个大的家族、高官派别、政治集团都会有他们的政治资源。他们的第一政治资源就是其背景，贾府是功臣之后、名门之后，贾政的大女儿元春做了皇帝的贵妃，这就是他们所仰仗的政治背景，但这个背景并不稳定，后来元妃过世，她死的时候，皇上并没有太过重视，死了就死了。《红楼梦》关于元妃死的描写并不多，元妃悄悄地死掉了，什么原因、背景都不知道。元妃的死，实际上是对贾府政治背景的极大削弱。

此外，在中国，一个人的德行也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政治资

源，而在德行、公共形象方面，贾府可谓是一落千丈。《红楼梦》中写了很多关于贾府巧取豪夺，仗势欺人的行为。贾琏的爸爸贾政，为了夺取一个叫石呆子的一把有名的扇子，最后逼得人家破人亡。久而久之，贾府恶名渐出、积怨至多，在无形之中陷入了道德危机的漩涡。

政治资源还包括新的功绩，在这方面，贾府毫无成绩可言。简单地说，贾府的政治危机，就是它只知道吃老本，而没有立新功。毛泽东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，叫“不要吃老本，要立新功。”这对任何政治集团、政治人物，甚至是非政治人物来说，这都是至关重要的。

贾府遭遇的文化危机，主要表现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经丧失了任何的贡献意义，这点在两个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一是贾宝玉，他非常厌烦修身，齐家，治国，平天下那一套。贾宝玉上面还有一个人物也非常重要，但是作者老回避他，不多写他，这个人就是贾政的哥哥贾敬，是贾宝玉的大爷。

不多写贾政是什么原因，不知道，但是贾敬好道，他每天在那儿炼丹、静坐，不参与任何家里面的讨论，家里面的重大事情，他都躲在一边，完全是一个对封建文化和封建价值丧失了感觉的一个人，他变成了一个术士。最后他很可笑，拼命地吃自己炼的仙丹，那些丹基本上就是水银、氧化汞那一类的东西，仙丹吃多了以后肚子都硬了，整个胃全都变成了结石，最后死掉了。陕西的作家叶广苓，在他描写满清的没落官府、贵族的书里，就有这种炼丹炼得浑身都是结石的人物。

贾敬是作者所回避且不想多写的一个角色，但是他在《红楼梦》

里作用非常大，为什么呢？贾宝玉进入太虚幻境后，听到一个说法，叫“箕裘颓堕皆从敬”、“造衅开端实在宁”。“箕裘颓堕”就是一种手工艺已经破产了，意思就是任何正经的行业都没了，这行业完蛋是从贾敬开始的；“造衅开端”，就是那些造孽的、罪恶的、腐烂的事情，是从哪儿开始的呢，是从宁国府开始的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的“红学”基本上是用一分为二的方法，认为贾宝玉是属于叛逆、反封建的，而贾敬是堕落的。但其实，在和封建社会主流文化的关系上，他俩是一致的，都已经到了格格不入的地步。在整个的贾府里，你会感觉到仁义道德、修身齐家、自强不息、仁义礼智信、礼义廉耻这些东西全都已经完蛋了。在贾府特定的环境中，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已经变成了一种骗人的东西，这让人想起来是相当刺激的一件事情。

关于贾府的财政危机，不用赘述过多，因为《红楼梦》一上来就通过冷子兴的命运反映了大多数人的命运。冷子兴是一个批货商人，很有钱。冷子兴讲，他们现在在府上是寅吃卯粮，这说明他的财政赤字已经非常严重了。赤字财政是曹家没落的主要原因，因为曹雪芹的祖父辈和父辈花了乾隆太多钱——借了国库许多钱，还不清，到后来乾隆就以此为由，抄了他们家，使其彻底灭完。所以，曹雪芹实际是借冷子兴的口说出了自己家族的际遇。

在管理人才方面，贾府几乎是无一可用。从《红楼梦》里许许多多的描写可以看出，除了王熙凤和探春这两个人外，再没有人能管得了这个家，大部分人都是上行下效，你欺骗我，我欺骗你。

王熙凤眼光敏锐、雷厉风行，她管理宁国府时发现了很多问题，她处罚的手段十分严厉。对待一个迟到者，她说：“明儿他也

睡迷了，后儿我也睡迷了，将来都没有人了。本来要饶你，只是我头一次宽了，下次人就难管了。把他拉下去打二十板子，革一个月的钱粮，明天你再迟到，打四十板子，后天再打六十板子。”通过这样赏罚分明的措施，王熙凤虽然得罪了一些人，但却把宁国府管理得井井有条。

后来王熙凤病重，是探春、宝钗和李纨这“三套马车”执掌牛耳，但“三套马车”的领导团体中起作用的只有探春。李纨充当的是助威的角色，许多事李纨很明白，但她不参与管理。宝钗更是一个明哲保身的人。探春毕竟是一个小孩子，将来还要嫁出去的，所以也很难算是一个完全的管理人才。

男人最是无用

《红楼梦》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——男人都没出息。不要说是治国平天下，哪怕出一个能管管家务的人也行，但遗憾的是，连这样的人都没有。《红楼梦》中的男人比女人更废物、更无用、更糜烂、更恶劣。

我想这也有两个原因。一个原因就是男人读了太多正统的书，他们读得越多，就越和实际连接不上，他们脑海中那些自古以来形成的条条框框和现实是完全脱节的。以贾政为例，贾政是最认真的，可以说各个方面他都非常认真。有人说“贾政”的意思就是假正经、虚伪透顶，我并不觉得贾政很虚伪，因为贾宝玉做了太出格

的事情，贾政要打死贾宝玉，狠成那个样子。他认为贾宝玉和蒋玉菡关系暧昧，在那个时代的人的眼里，当然不会认为蒋玉菡是个戏曲演员，他认为说不定是什么人妖。如果你养个儿子整天和人妖混在一块儿，也会非常的愤怒。最严重的是，这个蒋玉菡是和贾府关系不那么好的一个王爷家里的“文艺奴才”。我认为这种愤怒是真诚的，以贾政的地位、身份，他不能够容忍贾宝玉的这些做法。

贾政还有一点让我很感动。元妃省亲回来父女相见时，因为有君臣之别，所以贾政和王夫人两人要先给元妃行礼，要直挺挺地跪下。接着贾政讲了一段君臣之言，意思是希望贵妃怎么好，怎么伟大，说皇帝怎么伟大，怎么好，如何洪福齐天，如何天威浩荡。接着他说，请“贵妃切勿以政夫妇残年为念”：你不要考虑我们年岁已经大了，风烛残年，我们老了，活不了几年，你要专心致志地服务好皇上，伺候好皇上，这才是天下之福，不要理我们的死活。

我每次看到这儿，都感动得几乎流泪，因为他越说勿以残年为念，就越表现出一个老年人寂寞伤感的心情，但是按照君臣之礼，他不能说，“哎呀，你跑宫里干什么去？你老爹活不了几年了，多给你老爹买药粉吧。”他不能这样，他感情很深挚。相反倒是元妃哭了：“你们为什么把我送到那个不见人不见天日的地方？”这样一种既矛盾又紧密相连的情感是很让人动容的。

另一个原因，贾府的男人在享乐、纵欲方面，在生活的糜烂方面，比女性们严重得太多。尤其是在性放纵方面，《红楼梦》里的那些男人，基本上一个好人也没有，基本上都是双性恋，既可以搞女人，也可以搞男人，都是这样的。而《红楼梦》里的女人在这方面的约束起码要多一点，你看贾母的地位再高，但她不可能搞这

些，玩一玩，这个不可能。所以《红楼梦》里面的男人尤其糜烂，尤其没用。

深究的话，我想这和封建社会、封建贵族、封建特权的寄生性有很大的关系。比较中国贵族跟西洋贵族不难发现，中国的贵族更加懒惰，什么东西都要别人伺候，体力劳动减少到近于零的程度，稍微有一点钱，就开始使用别的劳动力。

托尔斯泰《战争与和平》里描写那个瓦西里公爵的爸爸老瓦西里公爵，他有一个爱好就是做木工，他自己的家里头刚盖了豪华的房子。他有一间木工车间，正常的情况下，他每天有两个小时时间在那里做木工，这个西方老爷的习惯相当普遍。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剧作家阿瑟·米勒，他的《推销员之死》由英若诚翻译跟演出，有很大的影响。这个阿瑟·米勒他本身就喜欢当木匠，我到他家去过，他就告诉我，他那个桌子、椅子、板凳都是他打的。可是中国的贵族很少有这样的心情，睡觉的时候，还要旁边一个丫鬟给你捶捶腿，这才是享受，以不动为享受，以寄生为享受，恨不得吃饭也要让别人喂才好。这样一种寄生性的享受观、寄生的特权观，实际上是对人类的一种伤害、一种毁灭，使人的体能和智能都造成全面的萎缩，从贾府的情况就可以看出这一点。

贾府的权力格局

贾府最早的兄弟俩一个是荣国公，一个是宁国公，他们都是功